

卢森堡为何不出大文豪

卢森堡处于欧洲“十字路口”，夹在德、法、比三国当中。人口仅有40万，其中外籍人口占到了26%。它的首都卢森堡市，人口8万，是欧洲金融中心和钢铁基地之一，外国人占的比例更高。由于对国外经济的依赖性，市民每人至少要学会三种语言，被誉为“人人都是语言学家的城市”。

照理说，能将语言玩于股掌之间的人必定是写作著书的好材料。可让人费解的是，就是这样一个人以语言见长的国度，却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大文豪，这究竟为什么呢？

在卢森堡，每人精通三种语言，是未出娘胎就注定的。当婴儿牙牙学语时，妈妈首先教会他们说本国的卢森堡方言，这是国人日常交谈用的口语，不懂是不行的。进

入幼儿园后开始学德、法两种官方语言，其中德语更为迫切，因为德语是教堂宣教的语言，不懂德语就不能跟着神父念圣经唱圣诗。小学同时用德、法两种语言授课，中学修第三门外语，如英语、拉丁语等。因为国内没有办大学，要深造必须出国留学。

报纸用德文出版，杂文用德、法文出版，学术杂志只用法文，广播用德、法语，电视用法语，这些都是约定俗成的，并无法律之规定。奇怪的是，德文报中偶尔也会有一篇法文评论，插一首卢森堡诗歌。招牌和菜单肯定用法文，各种票证、单据也是法文。议会辩论语言只许用法、卢两种。法庭审讯犯人使用卢语，宣判用法语，判决书用德文打印。

一家子在一起，你会看到父亲在读德文报，儿子在念法文书，女儿在唱英文歌，母亲在用卢语唠叨，而且彼此都听得懂对方的语言。

外国人非常赞赏这种高超的语言水平。可是，卢森堡人却不以为然，他们埋怨自己生在卢森堡，为了谋职和生存，将大半精力都消耗在三四种语言的学习运用上，满脑子的单词、音符，虽然他们懂得的语言多，但能够真正精通的却太少。

“卢森堡现象”为我们透视出了一个精辟的真理：过度的泛滥就等于谋杀。由此可见，卢森堡之所以难以诞生一个有影响的文人，并非是他们文化底蕴不够，而是各种泛滥的语言束缚住了他们叩响文学大门的手。

而在我们身边，无数的孩子正被“卢森堡现象”堵塞着通向未来的光明之路：早上学钢琴，下午学书法，晚上学外语……给孩子一个发挥潜能的空间并非是用书山题海去淹没他们脆弱的心灵。否则，当有朝一日孩子被平庸所同化的时候，追悔莫及的将是我们自己！

摘自《家庭周末报》

一个年轻人到一家杂志社实习，遇上了一位以严格要求和博学多才而闻名的编辑。年轻人每次交稿时，这位编辑总是一句话：“如果你对某一个字的写法没把握，就拿字典。”并且规定，年轻人每天得写一篇文章放进编辑桌上的盒子里。哪天没有，他就敲着桌子说：“文章呢？”

这样，在日积月累的岁月中，年轻人的文章一天一个样，后来在写作上取得很大成就，并参与了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

这位年轻人就是美国著名的科学家、民主主义革命者乔·富兰克林。指点他的那位编辑名叫费恩。富兰克林一直以一种敬畏和崇拜的心情按照费恩的严格要

求磨砺自己，终于取得了成功。后来，费恩去世了，富兰克林在整理费恩的遗稿时，看到了这样一句话：“我不是你心目中的那个人，我并不要你写。每个单词都查字典，一篇要看上几十遍。我给自己创造了一个权威的形象。你让我教你，我尽量去做，其实多数时候是你自己在打磨自己。”自己打磨自己？

富兰克林简直不敢相信，指点自己写作的权威竟然是近似于写作盲！自己的写作才能竟然就是自己在一天一篇的积累中打磨出来的！老编辑只不过是对他持之以恒的严格要求而已！

摘自《广州文摘报》

真话不全讲

前些时，温家宝总理看望季羡林，温总理说，我喜欢看你的文章，讲的都是真心话……季老则说：“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

“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好理解，这也是做一个诚实人的起码要求，但为什么又要“真话不全讲”呢？既然是真话，为什么有的可讲，有的不可讲？

鲁迅还有句名言：“做梦是自由的，但说梦就不自由了。”有些真话之所以不能讲，从审美方面看，是因为它不美，不能给人以愉悦之感；从道德方面看，是因为它不善，如果直接说出来，势必破坏团结和友谊，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

面对大是大非，比如“十年浩劫”，季羡林更是坚持了“真话不全讲”的原则，宁肯自己被斗得死去活来，也决不讲一些“真话”，以出卖同志。

当然，还有一些可讲该讲的真话，因为种种不尽如人意的环境因素，致使不能说出口来，这是最令人遗憾的。首先需要改变的，就是这类不合理的环境因素吧。

摘自《文汇报》

某市电视台策划了一档节目：在一个路口放一只钱包，里面放一些钱，记者在暗处将路过的行人对它的反应全部拍下来，然后以最原始的状态在电视台播出。

从早上开始，到下午4点多钟，经过这个路口的差不多有近百人，对地上的钱包的反应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看到了钱包，但没有去管它，而是像什么也没看见一样直走了过去；另一种是发现钱包之后，东张西望了一会，趁没人注意，用

里面的东西，然后站在原地，像是在等待失主。

半小时过去了，路口的年轻人依然站在那里。

负责人兴奋地注视着镜头，这位年轻人不仅拾金不昧，而且为了等失主，在寒风中站了整整半个小时，这种精神在当今的社会中已不多见了，等节目播出后，肯定会在社会中产生极大的反响！

负责人这样想着，却看见那位年轻人突然把钱包摔在了地上，不顾赶去采访他的记者们的解释，转身走了。

记者们垂头丧气地回来了，负责人忙问，怎么回事，一位记者小声说：“刚才我们跟他说了真相，想请他说几句感想，可他说……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去考验别人，这是对别人的侮辱。所以就……”

后来，这期节目的资料被储存在台长的办公室，没有播出。

摘自《经典杂文》

各种方式把地上的钱包装进了自己的口袋。

等走出路口后，电视台的记者们紧跟着对他们进行了采访。

策划的负责人在镜头后面看着这一切，虽然拍到的镜头都基本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但他总觉得少了点什么，直到一位年轻人走进了镜头。

那位年轻人发现钱包之后，向周围张望了一会儿，把钱包捡起来，很仔细地看了

需要奋斗是幸福的

试想一种如此美好的生活：出生了，父母都在家全心全意地照顾你，母亲产假里照样全薪，父亲也可享受九个月的“产假”。

16周岁前，你完成了9年义务教育教育，父母可获得生活津贴。16周岁以后，想继续深造也没有问题，国家给你学习津贴。

病了不用慌，你可享受病假补助，其数额视病假长短而定，相当于工资的75%至100%，医疗费用和经医生之手的药品，大部分由国家负担。

失业了就领救济金去吧，每月相当于1.3万人民币，比北京、上海普通白领还要高。如果你再打一

份不用缴税的零工，日子过得就更红火了。

不想工作，无所事事？念大学去啊——反正也是免费。

老了，国家养你。

这就是瑞典人的美好生活。富裕的国家制定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保护，公民不愁吃穿不怕病，失业了也很快乐，老了也生活得很体面。生活环境优美，担心的只是全球变暖之类的问题。这样的生活，天上人间，不是神仙赛神仙啊。

且慢，来看看这样的数据吧：每年有2000个瑞典人自杀，是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当地新闻里，“自杀”司空见惯。自杀的原因

之一就是：生活太好。他们无需奋斗，没有压力，无所事事，生活无忧之余就想：上帝要我来到底要干什么？找不到生活的意义，想不通，就去自杀。

再来想想我们的生活。我们要制定5年计划，长远目标。每天勤奋工作，可恨的薪水要孝顺父母、养孩子，一不小心成了房奴，又得养房子，还务必要养好身子，病了，昂贵的医药费让你吃不了兜着走。自杀，哪里敢，养育之恩还待报，培养孩子的责任压在肩上，生命可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失眠、抱怨，做梦也想着500万。可不曾想，奋斗令我们生活充满生机，责任让我们生命充满意义，压力让我们不断成长，成就让我们充满自豪。

不要再抱怨生活的艰辛，原来，需要奋斗也是幸福的一种。

摘自《榕树下网站》

摇醒他

有个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劝告一位落魄潦倒的朋友，别再堕落下去了，找点正事做，朋友依然故我无所为动，这使他非常有挫败感。

大师听后，问道：“如果有间房子正在淹水，眼见水位愈来愈高，然而屋子里有个大胖子却还在呼呼大睡，你会怎么办？”

“把他抬出去！”

“不，”大师说，“这胖子太重了，又有水，怎么抬？”

这个人想了一会儿，才似有所悟地说，“摇醒他！”

“没错，你只需要摇醒他，但不必把人都扛在身上，懂吗？”大师说。

摘自《台湾文学选刊》

自己打磨自己

第一次试讲，他照妻子的说法，放下了一切包袱，他讲林则徐禁烟，本让他讲45分钟，结果他一气讲了80分钟，他的睿智、幽默、激情很快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第二天他就接到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录用通知。

他就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历史老师纪连海，也是央视百家讲坛上唯一一位目前还在中学任教的历史老师。从2005年5月至今，纪连海不但登上了《百家讲坛》，而且凭借正说《清朝二十四臣》为代表的许多场讲座，以其独特的风格，赢得了全国亿万观众的喜爱，成为《百家讲坛》开播五年收视率最高的主讲人。谈到他的成功，纪连海说，当机会来临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在心里为自己设道坎去挡住成功的路，抛开一切杂念，成功也许就在面前。

摘自《信息时报》

求职

有一个瘦小的男子去应聘门卫，老板说：“我们需要的人，要有强烈的疑心病、锐利的目光、高度的警觉心，还要有杀气腾腾的个性。谁惹了他，他马上变成恶魔般的人物，你觉得你自己符合吗？”

那个瘦小的男子小声说：“我恐怕不行，不过可不可以让我老婆来试试？”

虚惊

妻子买了一床电热毯，但丈夫怕不安全，经过半天时间解释，他才肯睡在床上。

在睡前，妻子在烤箱里放了一块火腿，用低温烤着，以便早上起来不必赶做早点。

到午夜后，一阵肉香飘入卧室，丈夫从梦中惊醒，跳起来，摇醒妻子说：“亲爱的，快醒醒，我们被烤熟了。”

富人的遗嘱

律师宣读富人的遗嘱：“爱妻玛丽与我同甘共苦患难，我给她留下房子和200万美元。在我生病时，女儿苏茜照顾我，还管理公司，我把公司

特别开心

别为自己设道坎

你面前不止有一条路可走，选择权就在你手中。两个不如意的年轻人，一起去拜望师父：“师父，我们在办公室被欺负，太痛苦了，我们是不是该辞掉工作，求您指点迷津。”

师父闭着眼睛，隔了很久，才吐了五个字：“不过一碗饭。”然后挥挥手示意他们退下了。

回到公司后，其中一个年轻人马上递了辞呈回家种田，而另一个什么也没做。

转眼十年过去。回家种田的以现代方法经营，加上品种改良，成了农业专家进入了小康。另一个留在公司的也不

开快车的琼斯太太

琼斯太太已经80多岁了，但是她还是喜欢开快车，而且自诩在她35年的驾龄中，从来没有因为交通违章而受过处罚。

但有一天她的纪录差一点被打破。一辆警车追上了她，车里的警察看到她闯了红灯。

当琼斯太太来到法官面前时，他严厉地盯着她，说她太老了，没法开车了，至于她为什么在红灯前不停车，他说最大的问题可能是因为她的眼睛随着年龄衰退了，以致她压根没看见红灯。

当法官发表完他的高论后，琼斯太太打开她随身携带的大手袋，取出她的针线。她一声不吭，选了一根针眼很小的针，一次就把线穿了过去。

等她成功完成这个动作后，她又将领线从针眼里抽了出来，将针和线一起递给法官，说道：“现在轮到你了。我猜想你一定也开车，并且对自己的视力毫不怀疑吧。”

法官拿过针，试图把线穿过去。在试了五六次之后，他还是没有成功。琼斯太太的案子就此撤销，她的纪录保住了。

摘自《意林》

不过一碗饭

谁能决定别人看你的眼光

美国某大学的科研人员进行过一项有趣的心理学实验，名曰“伤痕实验”。他们向参与其中的志愿者宣称，该实验旨在观察人们对身体有缺陷的陌生人作何反应，尤其是面部有伤痕的人。

每位志愿者都被安排在设有镜子的小房间里，由好莱坞的专业化妆师在其左脸做出一道血肉模糊、触目惊心的伤痕。志愿者被允许用一面小镜子照照化妆的效果后，镜子就被拿走了。

最为关键的是最后一步，化妆师表示需要在伤痕表面再涂一层粉末，以防止它被误擦掉。实际上，化妆师用纸巾偷偷抹掉了化妆的痕迹。

对此毫不知情的志愿者被派往各医院的候诊室，他们的任务就是观察人们对他们面部伤痕的反应。规定的时间到了，返回的志愿者竟无一例外地叙述了相同的感受——人们对他们比以往更加粗鲁无理、不友好，而且总是盯着他们的脸看！

可实际上，他们的脸上与往常并无二致，什么也没有；他们之所以得出那样的结论，看来是错误的自我认知影响了他们的判断。

这真是一个发人深省的事实，原来，一个人在内心怎样看待自己，在外界就能感受到怎样

摇醒他

别为自己设道坎

他1986年开始当中学历史老师，那时候工资很低，几乎养不活自己，很多朋友都改行了，他坚持了下来。他以独特的教学方式，使其所带的学生成绩快速上升，有的学校便想“挖”他，而他不为所动，为了报答母校，直到10年后当年所有带他课的老师都退休了，他才有离开母校的念头。他没有其他爱好，就是喜欢看书，以历史书为主。

什么书都看，就连厕所里也堆着书。他说自己把中学历史教师当做一项事业，而不是一个职业。

2001年7月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正式开播，周桐年、刘心武等名家纷纷登上讲坛。2005年一个偶

摘自《健身科学》